



人

可能進化的心理學

鄔斯賓斯基 著 楊斐華 譯

The Psychology of Man's Possible Evolution

# 人可能進化 的 心理學

鄔斯賓斯基 著

楊 斐 華 譯

1979

斐華出版社

THE PSYCHOLOGY OF MAN'S POSSIBLE EVOLUTION

by Peter D. Ouspensky

Copyright © 1950, 1973 by Tatiana Nagr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The Hedgehog Press in 1950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Alfred A. Knopf, Inc. in 1954 and reissued in 1974.

Chinese translation by Yang Feh-hua

Copyright © 1979 by Tatiana Nagro (except in Taiwan, ROC) and in Taiwan by Yang Feh-hua. Published by Feh-hua Press, Taipei.

First edition, April 1979

## 人可能進化的心理學

---

著者：鄔斯賓斯基

譯者兼發行人：楊斐華

封面設計：李匡郎

出版者：斐華出版社

台北市水源路55號2樓

郵政劃撥帳號136606號

承印者：三源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三元街56巷12號

定價：新臺幣 元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四月初版  
公元一九七九年四月初版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953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彼得·鄔斯賓斯基 (Peter D. Ouspensky) (一八七八年—一九四七年) 出生於莫斯科，並在那兒長大。他能够記得兩歲以前的事情。他曾寫下一些這類片段的記憶；這些片段，由於它們的內容與奇特感覺而連結在一起，常常同時重現在腦海裏，因而決定了他一生的主要方向。

鄔氏是個極有天賦的孩子，六歲左右就已閱讀成年人的書籍；十二歲以前已探究過詩、畫和自然科學。在他十多歲的時候，便已研究數學、生物學和心理學，尤其對第四度空間的觀念特別感到興趣。對一個曾體驗過秩序井然且和諧的宇宙是真實的存在的人來說，那些爲十歲至十八歲的男生所安排的古典課程，是無法令他滿意的。因此他決定不直接上大學，而在俄國、歐洲和東方各地遊歷，找一份報社的工作做。二十七歲時，他根據「永恒回歸」的觀念寫了一本小說，名叫「伊凡·歐索金的奇異人生」。這本書一直到一九一五年才在俄國出版，而且直到一九四七年

才有英譯本。這個「奇異人生」多少有點自傳式的意味。此後（一九〇五年以後），研究密意主義（esotericism）的觀念，以及探索密意學校，就成爲他的目標；直到一九一五年這個目標才達成。

在一九一二年「第三工具」一書出版以前，鄔氏已經知道他要尋求的是那一種學校；雖然在印度和錫蘭找到了一些宗教學校（當時在俄國也有）、瑜珈學校、以及像喇瑪基士拿（Ramakrishna）的門徒們之類的學校，但是這些學校沒有一個適合他，縱然他對它們非常感興趣。於是，鄔氏決定到回教所屬的東方——主要在俄國中亞細亞和波斯一帶——繼續探索；但由於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迫使他返回俄國去。

一九一五年初，鄔氏在聖彼得堡公開演講，標題是「探索奇蹟」和「死之問題」，內容以他在印度的旅遊爲依據。每次聽衆人數都超過一千人，其後有許多人去拜訪他或寫信給他。復活節過後，他便回到莫斯科，並在那兒做這類的演講。

透過一些聽衆，鄔氏認識了葛吉夫（G. I. Gurdjieff），這樣一來，他終於遇見了他一直尋找的那種密意學校。鄔氏跟葛吉夫研究了三年，並且把葛吉夫的教學全部記載下來，這本筆記命名爲「探索奇蹟：無名教學的片段」，於鄔氏逝世後

一九四九年出版。但是在在一九一八年以後，密意學校在俄國甚至不可能存在；於是鄔氏便於一九二〇年前往君士坦丁堡，在那兒演講，再度吸引了很多聽衆。一九二一年，他應邀至倫敦，以後的二十年都在英國從事教學工作。

「人可能進化的心理學」是由一些介紹性講稿所編成，這是鄔氏在倫敦爲一些對密意 (esoteric ideas) 有興趣的人所做的演講。每年開一兩次「新組」，每組有二、三十人或更多人，每週聚會一次；最先朗讀部分講稿，過後由鄔氏解答問題，並對講稿中的主題做進一步的解釋。這些問題廣及人事和興趣的整個領域，但不管主題是什麼——宇宙論、宗教、哲學、心理學、科學、藝術或是個人問題，鄔氏的回答總是富有新思想，這是在任何宗教性或非宗教性的書籍或著作中找不到的。以這種方式，發問者認識了鄔氏認爲常人可獲得的「高等心靈」和「自我意識」的一些性質。「第四道」(一九五七年初版)一書就是包含這類問題和解答的選集。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學校工作無法在英國繼續進行——正如一九一八年在俄國發生的情形一樣——於是鄔氏前往美國。在他去世(一九四七年)前的幾個月才回到英國，結束了他的工作，並且讓他的跟從者自由地以他們所認爲最好的方式繼續他們的「進化」。

## 譯者附言

一、本書以最淺近的方式介紹彼得·鄔斯賓斯基的思想體系。因此，部分重要觀念未能詳盡地說明，尤其是與人的進化有密切關係的宇宙論思想，完全沒有提到。爲了彌補此一缺陷，譯者特別在書末附了一份參考書目，好讓對本書內容有興趣的讀者，做進一步的研究。

二、書中註釋，全是譯者附加的。

三、爲了便於閱讀起見，文中儘可能不插入英文原文。不過，在書末作了中英名詞索引，可供讀者參考。書中鄔氏所提到自己的著作，其原名及出版社都可在書末的參考書目中找到。

四、本書譯文初稿完畢以後，承蒙多位同學輪流傳閱，並幫忙潤飾改正，特此致謝。譯者初試翻譯工作，文中有不正確不清楚的地方，請讀者隨時指正。

## 著者序

幾年前，我開始收到讀者們的來信，所有這些信都提到一個問題：我的書完成以後，一直在做些什麼？書是以英文出版的：「第三工具」寫於一九一〇年，於一九二〇年出版；及「宇宙的新模型」寫於一九一二年，於一九三一年出版。

對於這些來信，我從未能答覆。若要一一回答，那非寫成好幾本書不可。不過，一九二一年遷居倫敦以後，若有住在倫敦的讀者來信，我就邀請他們來看我，並且爲他們安排一些演講課程。在這些演講中，我盡量回答他們的問題，並且說明了我寫完這兩本書之後的發現，以及我工作的方針。

一九三四年，我寫了五篇入門性的講稿，讓人對我當時正在研究的問題，以及一些跟我一起做研究工作的人所遵循的路線，有一個大概的觀念。要把所有材料納入一篇演講裏，甚或兩篇、三篇裏，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時常警告聽衆，只



來聽一、兩次演講是沒有多大的用處，可是，只要聽過五次演講，最好能聽上十次，那麼對我研究工作的方向就會有所瞭解。從那時起，這些演講一直不斷地舉行，而這整個期間裏，我也再三地修改重寫這些講稿。

整體看來，一般的安排還算令我滿意。無論我出席與否，都朗讀這五篇講稿；聽衆可以發問；如果他們肯努力按照我給他們主要關於自我觀察和自我訓練的忠告與指示去做，那麼很快就會對我正在進行的工作有充分的認識。

其實我始終認爲這五篇講稿還是不夠的，因此，在演講後的討論中，我再把這些入門性的材料加以詳細的說明，並加以擴充，設法讓人們知道自己與新知識之間的關係。

我發現，對大多數人來說，最大的困難是：要他們明白自己的確聽見了新的東西，也就是他們前所未聞的東西。

他們對於自己的這種態度並沒有認識清楚；實際上，在他們的心中老是排拒它，並且把他們所聽見的翻譯成自己的習慣語，也不管這些習慣語是什麼。我實在無法顧及這種情形。

我知道，要瞭解自己聽見了新的東西，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太習慣於舊有

的行爲、舊有的態度和舊有的動機，因此，早就不再希望、不再相信世上還有什麼新的東西存在。

於是，當我們聽見一些新的東西時，却誤認爲是舊有的，或者以爲它們能够以舊有的東西來說明、來解釋。要瞭解完全嶄新的觀念之可能性與必要性，的確是件困難的事，而且隨着時間的經過，需要把所有尋常的價值觀念重新評價。

一開始，我就無法保證你們能聽懂新的觀念，也就是你們前所未聞的觀念；但是，如果有耐性的話，很快就會開始注意到它們。希望你們切勿錯過，也別試着以舊有的方式去解釋它們。

一九四五年於紐約

的行爲、舊有的態度和舊有的動機，因此，早就不再希望、不再相信世上還有什麼新的東西存在。

於是，當我們聽見一些新的東西時，却誤認爲是舊有的，或者以爲它們能够以舊有的東西來說明、來解釋。要瞭解完全嶄新的觀念之可能性與必要性，的確是件困難的事，而且隨着時間的經過，需要把所有尋常的價值觀念重新評價。

一開始，我就無法保證你們能聽懂新的觀念，也就是你們前所未聞的觀念；但是，如果有耐性的話，很快就會開始注意到它們。希望你們切勿錯過，也別試着以舊有的方式去解釋它們。

一九四五年於紐約

## 目次

譯者附言	vii
著者序	ix
第一講	一
第二講	二九
第三講	五三
第四講	七一
第五講	九一
著者自傳摘要	一〇九
參考書目	一一七
中英名詞索引	一二四

## 第一講

我所要談的是有關心理學的研究；不過我必須提醒諸位，我所說的心理學與任何你們對「心理學」一詞的瞭解，有着極大的不同。

首先必須一提的是，在歷史上心理學的水準幾乎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低。它已完全與其淵源和本義失去了連繫，因此，今日要定義「心理學」一詞，倍加困難。也就是說，我們很難說出：心理學是什麼，它在研究什麼。儘管歷史上有過許多心理學的理論和心理學的著作，但是要給心理學下個定義，仍然困難重重。

心理學有時被稱爲一種新的科學，這是大錯特錯的。心理學或許是最古老的科學，但是很不幸，就其最根本的特徵而言，却是一種被遺忘的科學。

要明白如何替心理學下定義，必須先瞭解，除了在近代以外，心理學從未以它自己的名字存於世。由於某種理由，心理學無論在宗教、政治或道德方面，一向被

懷疑是具有不良的或敗壞的傾向。這樣一來，心理學就不得不以各種不同的面目出現了。

數千年來，心理學一直以哲學的名字存在着。在印度，六派哲學的一支——瑜伽，其內容根本就是心理學。蘇菲教義（註）主要的也是心理學，却被認為是半宗教半形上學的著作。在歐洲，甚至就在最近——十九世紀末期，許多心理學上的著作，仍然冠以哲學的名稱。儘管差不多所有哲學的分支，像邏輯、知識論、倫理學、美學等，都被認為屬於人類心智的著作，但是心理學仍被視為遠不如哲學，而且被看作僅論及人性中較卑劣或較瑣屑的一面而已。

心理學不單以哲學的名稱存在着，而且與宗教也有所關連，甚至為期更久。這並不是說，宗教和心理學曾經是同一個東西，也不是說，宗教和心理學之間相關連的事實已為人所熟知。但是，無可置疑的，幾乎每一種為人所知的宗教——當然不

註·蘇菲 (Sufi) 為回教的一派，倡導禁欲苦行，專心冥想可蘭經，以求與神合而為一。因信徒穿羊毛粗衣，「羊毛」阿拉伯文為「Suf」，故名之。

是指近代的假宗教——都是發展某一種心理學的學理，而這些學理經常與某種宗教儀式有關。因此，宗教的研究往往也包括心理學的研究。

在不同的國家和時代裏，極正統的宗教著作中，也有許多傑出的心理學作品。譬如說，早期的基督教，有一部書名叫「菲羅卡利亞」(Philokalia)，是由許多不同作者寫的書集合而成的，至今仍爲東方教會(希臘正教會)所採用，特別用於修道士的教育。

在心理學與哲學、宗教相關連的同時，它也曾以藝術的形式存在過。詩、戲劇、彫刻、舞蹈、甚至建築，都是傳達心理學知識的種種方法。比方說，各種哥德式的大教堂，就其主要的意義而言，是一種心理學的作品。

在哲學、宗教和藝術尚未像今日我們所知各有其形式以前，古時候心理學已以秘密的宗教儀式的形式存在着。埃及和希臘的秘密宗教儀式，便是一例。

在秘密的宗教儀式消失後，心理學就以象徵性的教義形式存在着；這些教義有時與當時的宗教有關，有時則沒有，譬如：占星術、煉金術、魔術、以及較近代的

共濟會之主義或制度（註一）、玄秘論（註二）和通神論（註三）。

在此必須注意的是，所有心理學體系和學說，無論目前存在的或以前曾公開存在過的，隱密不爲人所知的或者以別種面目存在過的，都可分爲兩大類：

第一類：這類體系是按照人表現什麼樣子，或者從假設或想像人是什麼樣子來研究人。近代「科學的」心理學，或者人們所知有關這種心理學的一切，都歸於此類。

第二類：這類體系研究人，不是從人是什麼樣子，或者從人看起來是什麼樣子的觀點來研究，而是從人可能變成什麼樣子的觀點來研究。換言之，從人可能進化的觀點來研究。註一：原文爲 Masonry。共濟會源於中世紀一些能自由遷徙的石匠、泥水匠（mason）所組成的團體。後來變爲以慈悲、友愛、互助爲其宗旨的一種秘密結社。

註二：玄秘論（occultism）：深信有神秘的力量之理論，諸如占星術、煉金術、降神術等的神秘研究。

註三：通神論（Theosophy）：認爲人可以藉着冥想和神的啓示，而直接與神交通的宗教或哲學體系。



的觀點來研究人。

第二類體系，實際上就是原有的心理學體系，無論如何，算是最古老的體系，也只有這類體系才能够解釋被遺忘的心理學的淵源和本意。

我們一旦瞭解從人可能進化的觀點來研究人的重要性，那麼就會明白，「心理學是什麼」這問題的第一個答案應該是：心理學是對人可能進化的種種原理、法則和事實的研究。

在這些演講中，我將只從這個觀點來談。

我們的第一個問題是：人的可能進化究竟是什麼意思？第二個問題是：對於人的可能進化有什麼特別必要條件？

關於近代對人的起源與人的先前進化的通常看法，我必須立即說一聲，它們是無法被人接受的。我們必須瞭解，關於人的起源究竟如何，我們一無所知，而且我們也缺乏人身上或心理上進化的證據。

恰恰相反，如果我們考慮歷史上的人類，也就是一萬年或一萬五千年前的人類，就會發現一種較高類型人種的一些明顯的標誌。這種人的存在，可由現代人無法